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君道門

納聽 附 通下情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廣聽言之盛心○冕旒垂拱纓佩環聯人主不必徇視朝之常典朝廷清明戶庭洞達人主所當廣聽言之盛心然則講明輪對轉對之制者其將徇視朝之常典歟抑將廣聽言之盛心歟嗟夫主勢非特萬鈞也主威非特雷霆也顏色不假則無以照幽隱之情威嚴不霽則無以來忠讜之諫君門四闢百辟袪止君心未正思以正之國勢未強思以強之士浮民困思以救之財匱兵弱思以振之江淮未清襄

蜀宋寧思以整頓而葺理之憂時之心切則其議論切愛國之情真則其議論眞天下固不患無敢言之士尤不患無可行之言也所大可患者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不通堂陛森嚴而君臣之勢愈隔則正心三策之對未必不目以為迂通達國體之奏未必不視以為激士未盡用而諫以野無遺賢民未必裕而欺以戶有增籍兵財之耗弱不敢言邊境之阽危不敢論若是則日御正殿日接羣臣晨聽長樂之鐘夕對未央之燭吁何補哉

當知聽言之弊○言之誤人國者始不免輕於信言之益人國者終未免重於疑因前日之信而積今日之疑則言之不見用於時者亦勢也書不云乎截截諞言昧昧我思前此固

有寡謀淺慮而誤人國者既不可信而信之輕傳不云乎至言不行明主所懼繼此豈無精思確論而益人國者雖不可疑而疑之重方其始也近臣獻納之外侍從有已見彩臺諫論列之外二史有直前焉以至廷紳之輪對草茅之上書均謀國者邉筭未決思欲籌之利源未疏思欲理之楮直未窮思欲易之九門既啓四聰甚邇人臣言焉人君納焉當時之言論風采非不作新然而聽信之念輕而謹擇之意乏勇決之志果而密察之見踈遂使謀國者之計適以誤人之國者政以上之人輕於信耳及其終也草茅之上書未問也近臣寧無高見乎廷紳之輪對未問也臺諫豈無遠識乎以至二史之讜論侍從之嘉謀眞憂國者流民未集思所安之國用

未省思所搏之楮幣未通思所活之九門既開重瞳屢田人臣言焉人君惑焉一時之吐露心腹豈不剴切然而責望之效貌而疑似之心萌懲刱之慮深而厭薄之念起遂使憂國者之忠無以益人之國者皆以上之人重於疑耳

稽古億議 高祖太宗之蔽○蓋嘗觀高帝廢立之事太宗伐遼之舉嘗以為私忿一念後世人主往往病之而二君亦有所不免且聞借箸之籌而銷印用躡足之請而封齊遮道數語義舉以定脫輓一言大計以決高帝之聽言蓋如轉圜之走下坂也至若羽翼未成冥鴻方復雖以子房之善諫周昌之廷爭竟莫挽焉是何也私心障之也蓋戚姬之愛方固於旦氣未定之時而嫡庶之議且憎然於憧憧往來之際故道

不足以制欲今日之高帝非前日好謀能聽之高帝矣嘉伏伽之諫而受賞從鄭公之奏而亟行以元素一疏而寢洛陽之議以王珪一言而止女樂之教太宗之聽言益如熟路而視輕車也至若鴨綠興師勞民襲遠雖以玄齡垂没之言剴切傷痛而遠討之行竟莫尼焉又何也忿心蔽之也蓋好功一念常起於心驕氣暴之餘而困敗之辱或出於念慮不到之地故理不足以御氣而今日之太宗非前日導人使諫之太宗矣

人君聽納有三○古之聽納也爲當然後之聽納也爲有意而其最後也則以聽納爲美事都俞賡歌雜然一堂之上戒哉之辭念哉之辭懋哉之辭班班見於書傳者寂寥簡徑不

過數十語譬如家人婦子可否唯諾不事繁辭而歡欣之情藹然如春風醇酎使人樂而不厭故聽者不驚而納者無間也豈非以聽納為當然乎君子無逸周公作書立政任人周公作書成王即位羣臣作詩成王莅政召公作詩求賢用吉士召公作詩矣親有德行有道召公又作詩重編累簡止為一事而無慮數百言比之唐虞則有間矣譬如膏粱之子饜飫富貴不知人間稼穡事而良師賢友反復開諭岌岌乎惟恐其墮邪欲之塗而蹈恣縱之路也豈非其聽納為有意乎鄜生之說輟洗聽之子房之說吐哺聽之郎官之說止輦聽之青蒲之說屈意聽之見於史官又見於政事又見於雜記又見於閭巷之傳蓋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也比三代

則又有間矣譬如王公貴人𠎝倨自高寒士書生望之如在霄漢一置之坐側温言慰薦則天下傳之以爲待士而士亦對容夸大自以爲有幸故聽諫者謂之明君納諫者爲之忠臣數百載間如晨星相望稀疎寥落幾何人哉此以聽納爲美乎

法祖嘉猷 我朝聽納之盛○共惟我朝列聖相承御朝故典雖仍唐舊而聽言美意遠過於唐自侍從以上日朝垂拱曰常參官則常參官可以言也百司朝官以上五日一朝紫宸曰六參官則六參官亦可以言也自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曰朔參官則朔參官皆可以言也不寧惟是休務日不視事而事有面奏者許之雙日不坐朝而事有面對者從之

布衣何人而得以抗對於行都小臣何官而得以直奏於講武此祖宗之治所以炳炳千古者豈非有聽言之盛心而不拘視朝之典常乎

法祖聽言之益○恭惟聖天子恭已如堯達聰如舜拜昌言如禹改過不吝如成湯聽言之道至矣盡矣臺省之臣且欲編類群臣所上章疏以便省閱大哉議也其得漢之集書囊以為殿帷唐之列諫疏以為屏障之意乎漢不足道唐不足道其又哉高宗皇帝宮中課程每到午時閱羣臣章疏孝宗皇帝朝趙汝愚集録名臣經濟奏議之意乎聖天子心高宗之心廷紳學宗相之學誠足以開張聖聽裨益時務矣而愚切謂此一疏於今日大體所關有二焉一可以隆主勢二可

以激士氣夫重臣當國多畏羣言天子獲尊身成偏聽蓋伏馬既斥則高視於穆清而國事必不經慮指鹿計行則深居於幽邃而臺諫可置私人令皂囊裒集以數陳黼坐從容而剖決覽劉向之疏則必知收還威柄而無五侯專制之患讀陸贄之狀則必知審處事宜而杜諸鎮陸梁之風則主勢豈不隆臣子盡忠本非誅已人君垂聽亦豈爲名如君且休矣則忠鯁者卷舌而緘默者亦可容身姑惟聽之則獎納者具文而獻替者亦直故耳令羣議編摩而上進九重採取以施行思田錫之奏則使知正人必親而開羣臣獻納之端受仲淹之誅則使知鯁直必容而成四諫清忠之節則士氣豈不激

附文警段 視人言為文具○指陳過當者類曰不識事體慮久及遠者動謂不切事情以一二施行為已足以不事張皇為得計天變方形廣求闕失始則皇皇然今則晏然矣邊事方殷廣議防禦始則汲汲然今則弛然矣是雖獻納有司輪對有制要亦不過使之自鳴自止徒應課程士氣陰消於具文容養之中人言積廢於循習偷惰之域雍雍于于玩歲愒日少有激厲則相目以驚駭突坐之人欲一日自安於位不可得也

聽納非出誠心○漢高非誠聽諫也懲亡秦之禍也子房非誠納諫也報五世之讐也何以言之天下既定高祖惑於一女子至欲亂嫡庶之分殆乎有亡國之象叔孫通諫之不聽

呂諫之又不聽前日輟洗吐哺之風果安在哉子房於此胡不躡足乎胡不借箸乎胡不推沙上之謀以恐動之乎乃閉門絶粒高臥學道深所未喻也四皓之謀特出於呂后見迫耳恐故曰聽者不誠故其明易惑高帝以之又曰諫者不誠故其忠不盡子房以之

聖主猶當聽納（　）切嘗觀荀卿之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恐將奪之曰事聖君以聽從爲非諫爭爲是荀卿果爲無諫乎則何皋陶之賡歌而脞叢脞惰之爲戒也嗚呼舜禹皋陶可謂聖人矣而都俞告戒不忘乎此者豈僞爲哉咸出於至誠而已且諫之道以誠　而納諫不以誠其弊有二諫而不能聽其爲弊一也聽而不能行其爲弊二也爲臣而

所諫不以誠其弊有三縱橫辨博而言不濟用其為弊一也禍拏患結而言不早寤其為弊二也高談大論而言不適時其為弊三也

綺語驪珠

雷霆霽威樂聞忠讜　立仗之馬苟或見斥

日月獻納各罄箴規　徑尺之鱗其誰敢嬰

逆耳之言則必須耳而聽納

犯顏而諫則必和顏而順受

非開誠心布公道則不能無蔽欺之私

非集衆謀廣忠益則不能無偏信之失

君門九重而黼坐之間已隔遠尋丈矣

夜思十事而旦日所陳已俄去六七矣

當今獻策不當疑於聽言○謀謨本以濟國事今則吹虀於輕用之罷羹議論本以康時屯今則鑒轍於輕聽之拆軸嗟夫人言之益人國雖如此柰之何今日疑心之重乎信心之輕往者不咎疑心之重來者可憂日疑一日歲疑一歲吾國之事將遂不爲乎爲今日之事惟有釋疑心以昭信心而已繼今至於後日大臣之造膝陳獻臺諫之引吭鏗鏘九重必怡然思之曰是誠有益於國也朝奏而暮行之已晚矣況敢俞而不行乎侍從之述已見聞二史之披腹懇欵九重必皤然思之曰是誠有益於國也旦聞而夕用之已暮矣況敢留而不報乎皆絨有可用之言吾信用之韋布有可採之論吾

採擇之取一二正人流民之議劄邉閫以區畫詔州郡以存
恤取一二正人節財之議示版曹以會計戒宮閫以斟酌又
取一二正人弊楮之議夥提領以措置下都茶以更造國家
命脉庶瘳有乎不然下以忠誠言之上以因循視之諺曰難
信諺曰可疑誠恐天下之患日甚一日將有如諫臣抗疏之
云者
聽言特為文具○言議雖詳而踐履未至變故方興則懲悔
以自新事勢稍定則苟且以仍舊上求言而不及用下盡言
而無所用舉天下激切鯁直之言納諸幷包兼容之中是非
可否一不與較使天下之言者若秋虫之自鳴而自止方其
未言至於必言及其既言亦如勿言故下情若通而實塞也

士氣若盛而實衰也是平日君臣之間其諄諄焉所論者皆文也非實也

聽納以防其弊○厥今禮樂征伐出於天子王勢尊嚴如蘇軾所謂人主孤立者決無此理矣萬一有之則因王陶言韓琦不押常朝班而指為跋扈豈不足以尊堂陛之等級也厥今仁義論諫藹然名臣士氣激昂如仁皇所謂以直棄之者決無此理矣萬一有之則以趙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而即加超擢豈不足以開諫諍之道路也彙集之而討論之裁擇之而舉行之一言一語必徹於天聽則專制者何得而容其私情一疏一奏必留於淵衷則敢言者何憚而不以實告是豈非今日之甚盛事哉

生意收結 患無敢言之臣○愚因事而論國本未定不足慮慮無開說之賢寵倖未去不足慮慮無強項之臣閹寺未清不足慮慮無面折之大臣讒說未殄不足慮慮無敢言之左右苟有人焉則白簡霜飛可以折姦雄之膽背闕一言可以寒倔強之心特患無敢言之臣耳然而欲作敢言之臣當激敢言之氣惻怛以求之和顏以受之褒獎以來之擇善以行之則鳳鳴朝陽豈無吉士金馬待詔厥有讜言亦在作其氣而已昔陸宣公有言諫者多彰我之能聽諫者直表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今日何遜乎盛德之名而使賢臣懷不盡忠少嘆此執事之所深惜也願以宣公之言復之聽納人言之難○抑愚則有他說焉陸敬輿有言諫者多則

彰君德之能聽諫者直則表君德之能容蓋多與直右之非難而聽與容者之不易使其所聽之藐藐彼亦何苦而嘵嘵造膝而陳詭辭而對良臣之名夫孰不欲第惟艱難多故之秋決非優游諷諫之時有首下足上之夷則不可無賈誼之書有閹臣弄權之風則不可無劉蕡之策有錢幣不通之患則不可無劉陶之議有持祿保位之臣則不可無朱雲之言編類之請意則忠矣言外之意能及此乎紹興間黃中有曰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爲諱不過塞責而已望飭在位大臣自今轉對必切於治道中之此言似勉今日

故事源流

聖有謨訓明證定保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

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胤征令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惡聞其過乎賈山至言

歷代事實 夏禹垂鞀時聽箴規之美唐史禹下車拜昌言通鑑外紀商湯從諫弗咈伊訓高宗后從諫則聖說命周武王聞册書之言退而爲之書于几于鑑于盤大戴禮 衛武公又能聽其規諫詩漢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梅福書 唐魏證言太宗不克終十漸疏曰今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爲屛障朝夕見之本傳太宗好至言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殿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爲忤吳兢傳 魏證曰陛下正觀之初導人使諫三

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意終不平也本傳

皇朝典章 太宗時田錫好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自往日來養成聖性上悅益重焉　仁宗慶曆三年以樞密使召夏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御史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十八疏上乃罷竦而用杜衍代之　三年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通鑑　孝宗淳熙元年蔡戡論正觀諫錄上曰從諫正是唐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為龜鑑聖政

先正論建 宋祁奏令臣下準召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

明白或恐有昧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言泰山累卵指燕飲則直曰酒池肉林望陛下納汙含垢一切裁赦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　眞德秀奏嘗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爲而忌人之言

文集菁華

呂東萊云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言不若使人君信吾言使人君信吾言不若使人君樂吾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　楊萬里云布衣擊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

之以沽名躁進褰諫又且搜其過而巧詆其人也舊德宿望輸忠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疾之不至罷黜廢放不止也元勳大將敢任大事而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殆盡也夫歡忻以致其來縱吏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沮而退抑之使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厲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無真才也此雖一飯九嘆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至哉

聽納二　以精擇其言立說

策頭 天下之大計知之者易而言之者難天下之公論容之者易而行之者難至危之患伏於舉世之所甚安可戒之憂

玩於平時之所可愛藥石於強壯悲嘆於歡欣則人莫不以爲激世急功利而談王道時任刑罰而言德教則人莫不以爲迂愚以是知言之爲甚難付是非於無所可否之中置議論於不足施行之地寬大能容而至於皂白之不分鎮重安靜而至於事功之俱廢愚以是知行其言者之爲尤難也

策陳文帝求治之初當時進言以投文帝之聽者固不止一人也以陳武則進征伐之談以賈生則進更制之說帝惟胷中自有決擇不爲之惑而勤勤於元默之行此文帝之治所以興禮義而躋醇厚也太宗求治之初凡進言者固導之勸而挽之力也以封倫則有刑罰之說以萬紀則有求利之說太宗惟知所決擇而不失於偏徇仁義之勸實嘉納之所以

大正觀之治而植三百載之基也

事述虞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壅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唐魏徵傳漢文帝袁盎曰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跡未嘗不止輦受言不可用置之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之賢英士大夫聞所不聞以益聖本傳本朝高宗紹興八年上曰朕於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未嘗惑也

聽納三　以施行其言立說

策頭有求言之美意有濟時之良策言不難於求而難於能用策不難於獻而難於可行唐虞以來都俞吁咈氣象渾厚

或師汝昌言或聞善言則拜是上之人嘉其言而必用之也曰朕言惠可底行曰乃言底可績是下之人稱其言之可行也三代而降在上非無求言之君而未必懷樂用之心在下非無獻策之臣而未必皆可行之說間有君能用言而臣無格君之論臣能進言而君無用言之心君臣不相値則亦徒有是意向有是議論而已何益哉

策段 我主上宵衣御朝旰食求治川藏藪納本無拒諫之心嚢封勿奏孰無醫國之策愚不知今日之章疏悉皆聽納否乎今日之聽納悉付施行否乎內廷密勿近習便嬖則君心毋難於正苟有正君心之言不當以虛言厭之也號令積輕紀綱積弱則國勢毋難於強苟有強國勢之論不當以激論

導之也士習靡獘民生困敝苟有革士習裕民生之謀疏不當以飄風忽之也財計匱敝兵威弛敝苟有理財計振兵威之章奏不當以土梗棄之也以至長蛇荐食而襄蜀墟哨馬日馳而江淮震苟有言及江淮襄蜀整理之規模尤不當以秦越肥瘠視之也於視朝之項而廣聽言之盛心於聽言之中而得救時之實用則言可底行群臣皆皐陶也行之惟難吾君遠邁高宗矣又何必勤邇者廷紳聽納施行之請乎有宅揆之尚則皐陶之謨禹嘉謨一絳灌擅權則痛哭流涕之書未必不謂其少年輕躁也是必有泰九二之大臣者廣包荒之量以來人言推不遐遺之明以察人言然後決而行之以馮河之勇制而用之以朋亡之公則泰道開而天下之事

濟矣

【皐陶謨】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書）商高宗曰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於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說命中）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命下）高祖識信好謀達於聽受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緹縈）王文帝元默躬行誼之所言略施行矣

（漢賈誼傳）

通下情　附　以實惠虛文立說

【冒頭】古之求民者情皆實意後之求民情者皆虛文成周之時有司寇以達民之窮而肺石之制不徒設有人行以知天下

之故而利害之書不徒上正月則屬民正歲則又屬民孟月則屬民吉月則又屬民非惟吏與民相親也而外朝之詢百姓實北面焉是君民之情未嘗不相通而君民之勢未嘗遼絶也後世虛文是尚實意不務達窮之函非不設於魏也而窮之不能達者如故伸寃之匭非不置於唐也而寃之不能伸者如故是文不逮意後世之所通患也

策畧高爵重祿未必致人之誠心而披肝瀝膽足以使人盡情而不逆謗木諫鼓未必得人之素志而訑訑之聲音顏色足以拒人於千里隆古盛時一吁一咈而君臣之間無遺情誠意浹洽而不扞格鯀之用四岳言之方命不績不指岳為朋而淤艾并及司空朕虞禹益遜之帝曰汝諧不謂其言之

矯而遽致其嫌叢脞怠惰陳於太和之時不以妖妄見沮稼穡艱難日陳於持盈之君不以不切見尤言之者無隱情聽之者無忌心此所以君臣如一家上下如一體也

自蔡以來監謗有刑妖言有禁遇之者折觸之者摧當時縉紳之間頓首而後陳昧死而後請故雖二三大臣尤豢諛養佞求免譴訶之不暇況其餘者乎殊不知遂天下之情者全天下之氣者也全天下之氣者壽天下之脉者也而揭竿斬木之夫反恣睢四出於所不虞之地而秦亦何便於此哉

事料 黄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禹垂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 通鑑外紀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禄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

不通此患之大者劉向新序漢文帝二年詔令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其過失也其除之本紀宣帝詔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本紀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本紀唐魏徵云君能兼聽則奸不壅蔽而下情通矣本傳唐太宗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上之失無不知下之情無不達元稹傳　本朝太宗朝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詞多狂妄上曰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

淳化四年京畿民擊登聞鼓訴家奴失猳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謂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　淳化四年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曰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廷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

者宰相李昉請罷黜以懲妄言上曰朕嘗以言罪人特念程不知耳（並長編）眞宗御制正說五十篇聽諫篇曰天下之患在乎言路之壅塞人情之不通言路壅塞則過失莫聞人情不通則疾苦無告（續長）司馬光上哲宗曰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蒭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

陳傅良云古之君民甚親上之人可造而諭下之人可援而告也盤庚遷都登衆民于庭周有大疑謀及衆庶故朝廷雖峻而不壅天下之民雖遠而不隔三代之長用此道也文帝

時太倉令得罪女子緹縈一言而帝爲之罷刑秦二世舉百萬之師付之章邯而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者三日不得見夫以章邯有震主之威倉公無伊乙之助而長史之情易入仁之子蹤難行也秦固不得達漢朝聞而夕報亦足以見秦嚴內外之限而漢之法平易而近民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

治道門

治體 附 寛嚴 安靜振作 保治 處暇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本仁厲精之說○天下之大有元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實而不虛天下之大有神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張而不弛天下之勢最患其虛也虛則痿痺枯槁不可扶持天下不可爲也治之之法當以本仁爲貴天下之勢最患其弛也弛則解緩滞滛不可振舉天下不可爲也治之之法當以厲精爲貴本仁則當爲弱爲沿爲易爲遲而強也華也

難與速也不可用厲精則當爲强爲革爲難爲速而弱也沿也易與遲也不可用此天下之勢所以難乎其措置而論治道者深憂之也愚敢就强弱沿革難易遲速之說而論天下之元氣與天下之神氣焉本仁所以養天下之元氣也厲精所以養天下之神氣也道並行而不相悖兼濟而不相違放浅蘊藏之中而有晶光發越者在剛明决裂之時而有纏葺覆護者存然後天下之勢如盤石如泰山生靈籍以休息子孫蒙以悠久而其證爲實此天下之治也如長江大河之流轉如風雷震電之飛馳鬼域魑魅屏息遁景而不敢睢盱犬羊虎豹深藏反噬而不敢陸梁而其證爲張此天下之治也務致天下之治者亦實其虛而張其弛足矣

治在道道在誠）立治以道立道以誠道也者通體用於一原而治之所從出也誠也者貫終始如一致而道之所從出也立治不以道則流於偏徇錮於苟且其效之所就非帝王之廣大矣立道不以誠則安於近侶畫於間斷其心之所運非帝王之悠久矣中庸九經自修身以至懷諸侯為天下國家之序也而行之以一大學八事自物格以至天下平明明德於天下之序也而主於至善蓋一者所以為誠而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智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可維持本之精神心術之微而推於制度紀綱之立本之躬行踐履之素而措於禮樂刑政之達當寬而寬當嚴而嚴寬嚴一道也而行之者誠也當因而因當革而革

固華一道也而行之者誠也或勞或逸勞逸皆道之當然而此誠不以勞逸間也或遲或速遲速皆道之自然而此誠不以遲速異也夫然故用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用之終身則有終身之功用之千萬世則有千萬世之功如炊之無不熟也如種之無不生也孔氏之門繹其心法著為二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為萬世開太平者宜知所擇矣

稽古偉議 唐虞三代治體○唐虞三代所同者為治之體而已若其具則不必盡同也由今觀之郁郁之文吾夫子惟曰從周夫以聲名文物之盛止歸之於周而唐虞夏商不得而與非唐虞夏商不周若也其所趨之途所適之路既以若合符節歸于一揆矣所謂法度之維持禮樂之藩設雖纖悉委

由之間小有不齊亦何害其爲治也吾於是知善爲國者必先求其與治同道者而世守之守其與治同道者而行其與治同事者焉道者其體也事者其具也其道同其事亦同是以先王每懼其道之不繼而不慮其事之不舉也

漢唐兩代治體○漢以仁恕有天下至文景而風流益篤當時禮樂法度最號疎闊然終不害其爲四百年之漢何也其大體則是矣唐之初興名爲太平制度紀綱粲然具舉謂法足以憑籍則唐之安殆宜過於漢可也而中更變故少有寧歲此豈治具不足哉抑亦大體不足尚而所以爲一代子孫持循之地者駁矣

法祖嘉猷 治體變於熙豐○國家自藝祖以仁厚立國列聖

相仍遵而勿失仁宗在御四十餘年龐恩厚澤飫乎人心觀其當時之刑政如治獄則貸贓吏理財則弛茶禁所謂治具省若缺也而我宋無疆大歷服實於仁宗尤有賴焉豈非治體所在不可一日輒變而其他細故少有乖戾亦無損其所以為國邪熙豐大臣一旦用事狹小本朝之法制蓋取舊章故典而更張之其意蓋以富國強兵為術也此術既行於是祖宗所以為國之意剝爛幾盡而世運幾否矣或者徒見其紛亂諸事遂謂法制非祖宗之舊以是為可憾焉殊不知當時之新法豈無一二可以善後者如學校貢舉一掃前弊其所變更者亦豈俱非邪獨其以利國計而祖咸陽孔僅之故智於是公私兩困內外俱危而治之大體已失矣他何足道

哉

國家治體以仁○我國家財富力裕不如漢而仁政之浹民心則過之地廣國闢不如唐而生理之在人心則勝之以德澤感人心以禮義維士心以法制範軍心而生意無一息間斷建隆開創生之元也慶曆涵養生之亨也元祐盈成生之利也建炎而至淳熙則又利正而反於元亨矣三百年間無貪兵無黷刑不得已而賦重故治體似弱而實安治道似弛而實振治效似不快人意而實退然享承平之盛茲者祖宗不嗜殺人之仁心天還以此報之乎

時文警段 治道善否之異○子產之以猛治國而鄰鄙有章此爲善用強者也至子大叔之以寬治國而卒悔多盜此爲

不善用強者也漢文之清靜遵守而元元富庶此爲善用公者至武帝之慨然紛更而海內空虛此爲不善用革者也自朝至昃不遑暇食而萬民被咸和之澤此善於爲難而不爲易者也彼衡石程書傳餐聽政而卒無救於亂亡之禍則不善於爲難矣必世而後仁必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此爲善於論遲而不論速者也彼以朞年而變爲周公之化以導其君急功利之心與夫以仁義之說輔其君而顧自喜於四年之既效不復更置增益於其君則略不知夫遲之功用矣凡是數者皆強弱公革難易遲速之用其或得或失之已驗也

爲治貴有定見○朝廷之上號令方出或以言之胥動而遽廷法制方行或以事之不便而驟改事爲亟有所更革天下

必須推其不久臣言毋有所申明天下必料其為具文

我朝立國之體○我朝自開國以來一以仁厚為國體列聖之所培植累朝之所增加幾三百年于茲矣周家世積忠厚不是過也仁厚之極不為強而為弱不為峭刻嚴厲之習而或幾巽懦委靡之為自常情觀之巽懦委靡非美事也然未害也蓋嚴刻峻急者有一時清明之政而無百年可恃之福優游巽順者一時雖有所不振而千萬世之可恃者此實培其根也今日惠㪚而威不振似幾於弱矣然惠之厚非有過也浹洽於人心者是非有隱然憑籍之深功也今日法出而弊愈滋似失之靡矣然弊之滋猶可田也沉酣於流俗者未嘗無滌蕩振作之妙用也宵旰憂勤而未遂得人之逸蚤夜

望治而尚聞課效之遲似類於弛矣然遲之病非有害也吾獨喜夫今日之威雖不振而人之依依於國家者未忘則仁之功用猶著也今日之弊雖日滋而人之顒顒於禮法者未替則仁之效驗猶信也逖欒雖未期課效雖尚邈而將治之形小康之效已月異而歲不同則仁之周暢旁洽可知也一轉移之而仁之功效不可勝窮矣亦惟朝廷之間時寓作新之意毋累於激作以勵吾仁時新振起之規毋失之振厲以𢧐吾仁時與士大夫講明更革之急政毋傷於急迫以病吾仁則國家千百年深根固蔕之業終必賴之豈在乎過為紛更而後為更新之良策也哉

謀道者無近功　寬柔猛厲政不兩立
謀利者多淺效　因循改作勢不兩存
功利之說足以奪正大之謀　仁義法律係於決擇之初
淺近之論易以忽久遠之計　禮義刑罰原於取舍之始
忠厚一語扶植乎三十世之周
寬仁一意維持乎四百年之漢
更化於累月孫弘貢切遲之誚
責治於十年李石陳太早之說
百年云未治而識者不爲文王羞
四年曰既効而識者深爲太宗惜
當今獻策　治當審其所尚〇方今世運漸亨韃虜自敗元氣

流暢神氣奕煒豈有偏而不舉之處矧我主上本仁厲精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然則公卿大夫其可不益致其忠懇智慮以審夫運量權衡之理而共贊昌泰之期乎此固爲執事愛君憂國之意也雖然卒然之急證易治而隱然之緩證難除則奔趨跳踉而一蹶者其根本猶可爲闇然[illegible][illegible]而內已餒則耗識者知其難爲也已然則與其爲弱爲沿爲易爲遲不若寧爲強寧爲革寧爲難寧爲速耳

力行而不計功○天下之事速則易失緩則必得暫則難保久則自定治天下者知爲政不敢邀政之必效知治民不敢責民之必從政不我效則曰乃我之始勤而終怠歟抑利者未興害者未除者[illegible]歟民不之從則曰毋乃我之誠

誠意未孚歟抑厚德之不加而小惠不足以感其中心歟一毫有疑於其政尤於其民聖人無有也

際世運以圖治○蓋皇上之所逢者乃中興之機而所任者乃中興之事業也愚非能揣臆事會謾謂中興姑以祖宗之所畀付皇上之所膺承時之所不可不圖事之所不可不力者言之耳夫百年偏安之勢蟠鬱而至於今日者非我恢拓之而誰也百年未洽之化廢滯而至於今日者非我修舉之而誰也百年循習之弊鈍耗而至於今日者非我洗濯之而誰也皇上以一身而當百年之運以一時而興百年之業詎可苟且於形似之僅安而不以遠大之事功自貣詎可撓動於意外之變故而不以堅強之力量自拇此愚之所區區必

以克艱之說為今日望也

主意收結治體在於遵守○然愚猶有疑焉蓋熙寧之政九年更之而不足元祐之治一旦壞之而有餘夫立治之所在其離也甚易其合也甚難今日之新蓋治之方合也向之群枉往往有不快於新政者一肆不謹彼或投之則元祐之後其事可鑒也共惟皇上兢兢如堯業業如舜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聖心所存一毫不立即其緝熙之功用為厲精之政則以守治體以興治具立還太平之盛觀矣誰得而間之惡於是使為今日賀

治體在於行仁○雖然寬猛之異用因革之異宜勞逸之異施遲速之異效誠不同矣然愚也願為子太叔之寬而不願

爲子產之猛猛非仁也願爲漢文之循法而不願爲孝武之更張革非仁也時未可逸姑爲文王之不食而後舜之無爲息非仁也時未遑寧姑遲夫子之必世而略孫洪之朞年急非仁也念念此仁不二其志如董子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則國體無傷國脉愈固明效大驗必有不可以淺近觀者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中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大學道者治之經理治之要存乎知道名荀正 董仲舒云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

義禮樂皆其具也董策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公孫弘策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翼奉疏、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傳

歷代[illegible]

子貢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莊子天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帝能修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祭法記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

奚資乎人得失在乎教立命篇　漢興宗　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内

趙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

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

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天地篇　封德彝曰三代而

下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伯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

魏謚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王行道而王顧

所行何如耳魏謚傳　唐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

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

後世有以遵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太宗贊曰盛哉太

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元宗平韋氏之亂厲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及侈心一

動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　德宗猜忌刻薄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　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強藩悍將悔過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　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以後唐衰矣並本史

皇朝典章　邵雍言本朝自唐虞以下所未有者五事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得天下在即位後彌見　太祖開寶八年召王昭素講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書于屏開講器　太宗淳化五年夫以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長編

真宗咸平四年田錫因召對言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若師

皇王之道則十年必致太平(累通)仁宗皇祐元年張錫講書禁
中上問治道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法者治國之本
上改容曰卿言嘉(續長編)英宗治平三年上問治道(續綱要)張方平
以簡易誠明爲對上不覺前席(皇鑑綱要)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見
上問以治道弼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所先答曰
阜安宇内爲先(續長編)高宗紹興九年上曰君子小人既辨則治
道無不成　十八年上曰治道貴清靜理民在不擾　孝宗
淳熙十二年上曰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聖政)

宋正論建　神宗朝司馬光上疏論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
賞曰必罰且謂臣昔爲諫官以此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

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言行錄)哲宗即位呂公著上奏曰人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緊舉十事仰贊聰明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皆隨事解釋以便觀覽(長編)

[文集奏議] 蘇眉山云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人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無犯上難制之氣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内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識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

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歟文集

治體二 以持久而成立說

策頭立治有定體論治無近效忠厚傳家寬仁立國開百聖如一人歷萬世如一日者所以立治也指陳事宜剔抉竄弊參洪規於往聖覬成效於目前者所以論治也然而立治者當有一定之體論治者不可求速成之功知此則今日之事

可得而言矣厥今天下謂之多事不可也謂之無事亦不可也國勢金甌人心磐石風飛雷厲日月清照指義旗而長驅馳王師而蕩伐昔之磐互者今破竹之迅也昔之蹢躅者今决流之順也江漢之師猶未旋歸鴻鴈之民未盡安集出行入陣者待我而衣食聚廬托處者待我而豐阜其揚眉鼓鬣於清明之世者待我而依乘其激濁揚清於頹波之中者待我而尊顯于斯時也而講明練兵厚財任官置吏之策誠爲識治者矣愚請因明問先論仁祖之世立治論治之由而後及於今日可乎

策段猗嘗試之說者無成功求快意之舉者多後患此爲治不易之說也而意近效則曰世變之相激有不能盡如吾急

則古之人亦或挾權以求濟苟可以快吾意是雖僥倖嘗試吾固甘心爲之而不恤嗟夫治之趣向不同要亦顧其大本之正與否耳本原之不審而任術以爲能誠心之不加而責效之太遽則他日有甚不快者將起於其所不思之處天下之言亟成者必亟壞難就者亦難去且以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自迁邠之始至于都豐者非一時自靈臺于來之後至王國克成者非一日而忠厚之化至成康而大備則盍亦反其本矣大哉范公純仁之言有曰道遠當漸致事大難速成賢才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遽革范公夫豈爲是迂緩不切之言哉彼其諳歷世故熟矣誠以祖宗治體不可一日而少戾也

事料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易恆卦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
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 文中子曰化至
九變王道其明乎樂至九變而醇氣洽矣王道 文王之德百年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孟子 康王曰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又云三后協心同底于
道道洽政治畢命 唐文宗曰朕即位十年不得治本李石曰陛
下責治太早十年孜孜養德適成耳又云日引月長以齊堯
舜本傳 本朝太宗興國八年上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當
日行好事長編 眞宗咸平四年种放入見于崇政曰明主之治
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長編 仁宗開天章閣召范仲淹等給筆
札望太平仲淹語人曰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神宗

熙寧二年蘇軾召對上問何以助朕軾曰陛下求治太急用人太銳上

寬嚴　（附）　以仁厚爲本立說

【策頭】有治體有治具治體欲其純治具欲其張是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所尚所尚既定千百世所宜遵也是之謂治體若夫大綱小紀本末度數章曰舊章典曰常典此其具也治具畢張治體常在以此爲國唐虞三代之國也豈非極安大治之盛際哉

【策段】蓋昔者帝王興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體其開端爲甚詳其稽謀爲甚密其植邦本而結人心者亦甚爲周且至迨其勢之或強或弱則姑以一二節目應方來之變而所謂定

體則如天造地設亘千萬年而不敢易後世言堯舜不過曰率天下以仁而已言三代者又不過曰得天下以仁而已自仁之外蔑無他術得非定體所在舍仁則無以為也

嘗觀三代之興其得天下何嘗不本於仁禹之仁遂湯之克仁文王之施仁皆仁也雖其立國有忠質文之異而大抵仁厚一意未之有改也少康中興所以復禹舊物者何往非取之人心若宣王之明明幾於強矣而文德之合一仁政之施也高宗之武德幾於厲矣而保惠之敷一仁恩之布也蓋仁厚者三代立國之體而後世子孫時出一二以振起其不逮終不肯捨其國體以求張其國勢也三代之所以長久其皆出於此歟

於皇我朝以仁立國藝祖皇帝當肇造區夏之初干戈日尋而陳橋之誓上黨之戒紫雲之命天地鬼神實監臨之用能收拾五代破碎之天下以植立萬世無疆之丕緒列聖相承世守此意仁皇在御培之益深養之益厚屹然九鼎如峙太山如定磐石國脉益固而不可搖矣然一時事勢類於不振紛紛在廷至勤攬權之請仁皇之所以為振起者不過責任大臣崇獎臺諫使戶庭無壅公道得行內脩外攘兩無廢事于斯時也有寬而已何取乎猛有因而已何取乎革有勤而已何取乎逸有遲而已何取乎速初不外祖宗至仁之意以求赫赫振厲之功宏謨懿範固聖子神孫所可共由者也

事料 湯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詩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書畢命 鄭

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叔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左昭二十年〕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崔寔政論〕憲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本傳〕朝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謹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淳化三年上曰為治太急則政傷而人散太緩則政敗而事廢呂端曰古人所謂過猶不及惟聖人治得中道上曰然〔並要覽〕仁宗謂輔臣曰

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爲政當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矣卿等宜謹之上同寶元元年張方平陳七事一曰用威斷御史中丞張覯亦言承平日久政寬法慢因上四事二曰嚴法禁 英宗問寬治如何吳奎曰聖人治國以寬不可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古之道也 孝宗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爾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鞭朴然後謂之嚴也 秦少游云夫聖人之於天下豈嘗有意有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有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

尚猛之日歟

安靜振作　附　以通變適中立說

策頭　聞之師曰綜核名實親總萬幾地節之作新銳矣而所乏者後元之涵養剛明果斷削平群盜元和之奮發勇矣而所少者正觀之力行甚矣作新之不可無涵養而奮發之有待於力行也方世道之作新也佞根盤結斤斧除之弊源深錮針砭治之昏聵者昭蘇壅遏者疏剔矣然精神過畀氣脈已浮積痞漸寬根本浸伐震撼擊撞不可以無靜定文理密察不可以無寬裕故作新之中有涵養焉方主威之奮發也千里盜區指掌平之百年疽根觸手碎之指大者臂使倒持者柄孫矣然剛心方長森江怒濤銳氣一消秋霜敗葉振厲

勇決必貴健行發強剛毅必貴有執故奮發之後有力行焉

策段 藝祖以仁開創無疆之業是爲元氣之洪濛以精剗削

五季之弊是爲神氣之發舒天下之勢其實而不虛也而又

未嘗鈍滯以至於弛其張而不弛也而又未嘗耗竭以至於

虛互持迭舉春噓秋吸粲爲典禮蒸爲和樂蓋至于我仁宗

之時豐隆衍洽培而益深振而益穹畏天愛民敬宗廟崇儒

學何其本仁之至也當是時閭閻耕鑿之赤子尊之如天帝

慕之如父母盎乎元氣之充塞也然未嘗不厲精以養天下

之神氣一日開天章閣召輔弼大臣賜筆札條陳所以恢張

太平者俯伏頓首震悸不敢言天光如神灼然帝堯吁咈之

心何其厲精之至也當是時韓范數公日夜匪躬剖摩以仰

稱所以屬任倚毗責天下治之意其在大廷則辨論如爭不肯含茹顧避以苟和叶寅恭之名而為尸祿叨榮據富貴之計其在退食則又懽然如朋友一時之精采讀國史者至于今歆艷興起凛乎神氣之昭宣也然未嘗紛然更張斬然峻厲以傷所謂本仁之說而元氣略無恙此平治之體中和之極所以獨盛於我仁宗也用能綿洪龐慶垂萬世之統

知作新而不知涵養倏然晶采暴露殆盡暫焉快利虛耗已隨吾見過榮之木一發而枯暴溢之流一決而涸治體目前之精明而深長之味無餘也知奮發而不知力行進之銳退之速一而作再而衰吾見簣土不繼九仞皆虧一着不應局而隨改人心一時之聳動而大勢之縱弛自若也

事類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庸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書 本朝眞宗謂宰相曰臣下多寬猛過當少能適中或殘刻害生人或弛慢妨公理凡事自有中道若常守之無不善也如朕理天下不覺稍急即緩之寬則人慢復振舉之臣下亦能如是即無悔吝又曰臨官之人不可太寬致成弛慢亦不可深求罪惡務爲煩擾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陷公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謂此也上然之讀孝宗乾道七年宣諭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他日風俗變易卻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梁克家奏寬則民慢猛則民殘須相濟乃和 虞允文奏古

人得衆在寬赦寬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剝則
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聖政

保治　附　以君臣相飭立說

策頭規恢王業興復皇圖此人主之偉績也歌頌聖德揚勵
洪休此人臣之美意也然而安不忘危者保功之遠慮美不
忘規者憂國之至情天以四夷來王之朝明良且有怠荒之
戒車攻復古之盛群臣猶獻庭燎之箴誠以盛者衰之伏成
者敗之機也古先聖王審機於獨故當功成事定之餘常若
敵國外患之至不敢以慢心繼之懼其忘於克艱也不敢以
怠心居之懼其昧於無逸也持之以堅凝守之以鎮定皆所
以常厥德而保厥功也古昔元臣慮患於微歸美報上之時

未嘗少萌誇詡之意藥石於強壯懼其精銳之消也悲歌於
惟愉懼其驕汰之形也警懼其無虞正救其不逮皆所以憂
治世而危明主也　聖賢一心君臣同德上不以淺功近效
而自足下不以危言正論而為激如是則意嚮堅定精神振
起豐功厚德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
無歉矣夫尚王業甫平之餘治功方成之始為人君者因之
以驕盈繼之以怠荒稅駕於自滿之地安枕於僅安之場為
人臣者誇大以為諛鋪張以為後揚休於玉牒之文刊頌於
崖碑之石君臣上下喜其所可幸忘其所可戒而不思為善
後之慮恐張角甫平漢憂方始平吳之後晉慮猶深識者凛
凛也

策略儀鳳在庭明良起時幾之敕鳧鷖享治左右進艱難之規天下固亦孰不以此爲古人過計也而識者則謂其有憂治世危明主之誠心夫虞朝乃極盛之時而周家尤太平之世世古人於至治之日若可以泰然無虞矣然猶交相儆敕之若是況後世之僅治者乎夫所謂僅治云者鄰於安而危之伏近於盛而衰之萌見於目前者似有可喜之證而隱於意外者實無可恃之形此正君臣上下動容變色之時而烏可玩之以爲安也

西戎請和邊事漸定豈非天假仁祖以將治之機乎然仁祖之志曷嘗以事勢稍定而爲之頓興稅駕攷論國史不曰觀釁而動庶可養銳持久則曰西人稱臣練兵當常如寇至此

其一念之烈赫張奮厲何事不就故遊防必有急事則詔兩府大臣非時而聚議遣郡使各備禦則數十餘人使之如理家事其志何如哉而歐韓諸公或進未可恃爲久安之計或陳先時豫備之憂所以堅凝其志者只如此然則四十二年之治蓋有由矣虜兵漸退東西稍定豈非天假高宗以將治之機乎然高宗之志未嘗以軀事稍息而爲之息看弛擔稍之聖訓不曰惟憂勤可以成務則曰惟靜安精思應敵之方此其寸心所至發強剛毅何爲不成故虜不渡江則謂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虜雖退遁則曰南北之民皆當兼愛其志何如哉而張趙諸臣或申時不可失之訓或爲有進無退之謀所以輔成其志者又如此然則三十六年之治亦有自矣嗟

夫有慶曆嘉祐之志則可以紓寶元康定之倥偬否則憂未歇也有紹興中年之志則可以濟紹興初年之警急否則難未已也

事鑑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史樂書益告舜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大禹謨成王訓官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周官漢文帝時賈誼上疏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本傳宣帝時王吉上疏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本傳唐太宗問魏徵房玄齡曰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創業則難徵曰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之難徵與

我安天下見守文之爲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

本朝太宗雍熙中帝嘗嘆曰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之業朕孜孜求治未嘗敢自暇逸冀作子孫長久計使運祚悠遠大臣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治也（錄）仁宗宋綬爲參知政事慮天子無事將稍務燕樂忽於自儆爲言自古守成之君率皆兢畏不怠顧省願飭群司交修庶職勿以治平自怠（事實）慶曆中上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謹危之意上同高宗紹興中宣諭曰前日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有始有終其說頗有理自古人君未有有始無終而能長久者也以唐太宗之賢而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如一古人所難

也　孝宗淳熙中嘗謂王淮等曰人主富有天下易得驕縱
淮等奏天下治亂不觀諸他觀諸人主若治安日久每事留
意則是愈久愈新也　隆興元年陳康伯奏自今以往尤當
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將勵兵以激昂士氣務農重穀均
財節用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
恢復上曰朕意已定正當因此興起治功　淳熙六年張栻
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
力穡以底于成上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
定規乎上同

處暇　附　以乘機厲志立說

策頭感天時之至以圖事功者易體天時之運以成事功者

難寒暑代謝而歲成焉此一定之天時也感天時之條至念人事之搶攘由是刑獄之未恤民生之未安者以時而安恤之政事之未治君德之未修者以時而修治之以至夷狄之未制守備之未盡者皆莫不因時而動於心仰以觀於天時府以察於人事惕然而忽愧矍然而忽懼此蓋振作於一時雖常人亦能及此是之謂感天時之至以圖事功者易然循環無端運動無窮此不已之天時也苟能體天時之常運持不已之純誠則刑獄之當恤民生之當安者時時而安卹之政事之當治君德之當修者時時而修治之以至夷狄之當制守備之當盡者皆莫不時時而動於心仰以體於天時俯以盡其純誠操持而勿替悠久而無疆此蓋純亦不已之盛

德雖聖人其猶病諸是之謂體天時之運以成事功者難嗚
呼歲不我與當知時哉不可失之戒有志竟成當知與時偕
行之道進德修業欲及其時時以作事無失其時則因時以
考事功順時以立勳業是必大有為之君奮大有為之志而
後可與語乘時有為之理矣

策段愚嘗潛窺時事密察國論竊謂天下既有將治之機人
主當有必治之志蓋機之難逢者固足喜而志之易怠者尤
當勉也何則邊柝未沉者幾年于茲而今有烽火不警之祥
水旱相仍者幾年于茲而今有田里相安之兆倥傯多艱者
幾年于茲而今有閒暇及時之際轉亂而為治者此機也易
否而為泰者亦此機也之謂非將治之機可乎然而敵至而

懼昔困然矣今其可萌敵去而侮之心事至而憂昔困然矣今其可啓處暇而媮之意不始勤而終怠者此志也不乍銳而旋沮者亦此志也苟不厲必治之志其可哉大抵天下之治有其機復有其志則今日之治已有加於前日而異日之治必復進於今日有其機無其志則目前之勢雖稍紓於曩時而異時之憂殆有甚於前時矣

泰之爲卦小往大來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泰通極治之期也而九三之爻遂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之說凛凛若危亡之在旦夕萃之爲卦順以說聚而正萬物衆多極安之時也而大象之作遂有除戎器以備不虞之戒切切焉若寇盗之將至聖人何爲若是耶盖治無常治安無常安而衛則變

則通通則久固所以為保治之常而安於目前之僅足者是乃亂亡之所由基也

近歲以來形勢頓殊疆事之區畫未聞有不可犯之良規蛇豕無故而自戕國威之奮揚未聞有出塞犁庭之大舉犬羊無故而自擾加以和氣頻應歲事屢登浸浸有承平熙洽氣象上下翕然莫不幸夷運之已終而慶天意之復還於中國者眞可拱手以俟之也間有脩然遠見不溺近效之君子獻謀奏慮要不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盍亦謹綢繆之計為未雨之防而已私切疑之以為譬之疾痛在身展轉方劇未投匕劑頓失沉痾不惟平復如初又可發用精神運掉手足是可喜也亦可疑也故惟良醫為能察疾勢之可疑隱為之術

以俟其證之復明惟主爲能察治勢之可疑逆爲之備以俟其機之動故證雖變而術不誤機雖激而備之愆

事鑑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詩孟子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孟唐太宗召十八學士暇時訪以政事唐褚亮傳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韓文本朝太祖開寶八年上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宜共思濟治振舉闕政廢成開泰之基也紹太宗興國八年上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朕思之不覺自喜當日行好事利益於人朕夙夜

孜孜惟願民衆安集不近理之事斷不為也

其獻策收結等叚並見第一套